

「世界的日本通」王芃生(下)

陳敦正

國聯顧問卓著功績

王芃生虛懷若谷，對王正廷部長等的嘉許，並不引為自豪，他仍認為對國家奉獻不夠，對日本問題，仍應繼續蒐集資料，深入研究，非讀即寫。各方爭相邀聘，出任高職，凡不適王氏興趣者，均遭婉拒。如陳儀（公俠）曾一度邀任蚌埠禁烟局長，王自矢廉介，不諳胥吏弊端，恐監督無能，亦經婉謝，蓋終身不欲打理任何稅收事務也。其出處之慎重，有如此者。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二）四月中旬，芃生據種種資料研判，認定至遲不出是年九月，日本必向東三省發動事變，因赴北平，請張學良預為之備，張不悟，乃憂憤成疾。愈後，應張氏之聘，為東北外交研究委員會委員，並在北平，創辦「外交月報」，由王氏首任主編，當時著名學者如徐淑希、蔣廷黻、張忠絃、王世蕪、劉靚、余協忠、尹秀峯諸先生，亦均參加此項研究與撰述工作。蓋當時張學良漢卿統軍關內，坐鎮北平，旋受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綏靖主任兼政委會主任也。

「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後，日本佔領東北，我國訴諸國際聯盟。國聯派遣李頓調查團來華，並前往東北實地調查，我政府派顧維鈞（少川）代表，參與其事。當時，東北外交研究委員會，為政府提供國際聯盟調查團有關東北外交資料及說帖，達五十四種之多，大都出於王芃生之貢獻。此事對於以後該團提出報告，具有甚大之影響力，王芃生所主編之「外交月報」，亦因他對於外交問題有深入的研究，取材嚴謹，在北平出版界，享譽一時，影響深遠。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王芃生奉政府遊派，出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前往日內瓦工作。據游彌堅的憶述說：「那時王芃生先生將他苦心蒐集的幾十大箱日本書籍，全部運到日內瓦。令我吃驚的是，他居然保存了一整套自明治時代創刊，在日本非常權威的外交雜誌，一本也不缺少。我國在國際聯盟，控告日本侵華，王芃生先生是我國提供資料最有力的來源。國聯辯論這個問題，曠日持久，王先生自然要源源不斷地提供資料，所以他日夜不停的看和寫。然人總是人，不是機器，最後他終於辛勞過度，使雙

目幾乎失明。我因此更不能不多去幫他的忙。我真佩服他對日本問題，竟下過那麼深的工夫，幾十大箱書，某一問題在那一本書的第幾頁第幾段，他都記得清清楚楚，絲毫不差。他是一位偉大的無名英雄，不求功、不求利、不求名也不求他人的瞭解，祇是埋頭的為我們苦難的國家，貢獻出他的一份力量。」

那時，游彌堅先生是國際聯盟中國代表團的秘書，我們聽了他的一段話，便知王芃生對國際問題植基之深，尤其對日本問題，更是透徹瞭解。不但親自撰擬國際聯盟調查團（亦稱李頓調查團）中國代表的說帖，且參加了第十三屆、第十五屆的大會及秘書廳各項會議。各國外交名流，爭晤先生，詫為奇士，咸認為王芃生不但是「中國的日本通」，亦是「世界的日本通」。可見其聲譽之隆，享譽之廣。

國際聯盟事畢後，王氏即乘間前往倫敦，考察歐洲外交及風土人情，並在倫敦大英圖書館中，潛心研究日本史籍兩年，對於日本遠古史，幾無所不窺。王原擬在抗戰勝利後，以其餘年，發其餘緒，著「日本遠古史」，不幸天不假年，竟

，輕易的被共軍解決，懷德當然就在這種情形易手了。

孫立人將軍早已認為懷德前方缺少可資放崗佈哨之地，後方亦缺少接援據點，因此共軍攻陷懷德後，很容易的把當地實況封鎖，因此東北當局並不知懷德已失陷，仍派軍前往解圍。當國軍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率兩師，自四平趨公主嶺，轉而增援情況不明的懷德時，誤入已佔領懷德的共黨部隊佈好的口袋陣地內，蒙受嚴重損傷，陳明仁本人僅以身免。

懷德究竟應該駐屯大軍，還是應該僅派輕便部隊，作為斥候的崗哨即可，這是見仁見智的事情。在理論上，好像是孫立人的意見很對，尤其是駐守在懷德的項團，果然是很輕易的被共軍吃掉。但究其實，項團的覆滅原因，乃係因為被調來調去人困馬乏，尚未佈防之際，被突襲而覆滅。倘項團不被調來調去，在正常情形下，共黨縱有數萬人馬，項團長亦可從從容容的抵抗，等待公主嶺方面援軍。事實上，當懷德一有敵人來襲警報時，東北保安司令部立刻劍及履及的派陳明仁率兩師來援。倘項團仍在繼續抵抗中，七十一軍兩師人馬自然不會中計而立遭失敗，戰局如何發展猶在未定之天。

總之，懷德之失與新一軍項團的覆滅，乃種因於將帥失和，當然孫立人在林彪第四次攻勢時，未得杜聿明同意，擅自將一團人馬調到長春一節，應負一部份責任！另一方面，杜聿明在發現懷德守軍他調時，也不應該不察敵情，不審時機，意氣用事的立刻把一團人調回，湊巧的有些意

外之失，也難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俗云「家和萬事興」，一家猶如此，況軍國大事乎！

黃龍之戰杜孫水火

杜聿明與孫立人，在共黨第四次攻勢中，兩人衝突表面化的經過，大致的情形如下。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林彪在長春地區，展開所謂第四次攻勢。這時正是由鄭洞國指揮下，國軍以鴨綠江畔臨江縣為目標的東邊道掃蕩戰已全盤失敗。在這一戰役裏，國軍損失約有六十個營，共計有三萬人左右，而共黨恰在此時整補完成，因此雙方實力已失去平衡。共黨部隊約十萬人以上，號稱二十萬人，於二月初履堅冰越過松花江，分三路向吉林長春地區大舉進攻。第一路，左翼截斷吉林、長春間鐵路，佔領鐵路上重鎮九台；第二路，正面將松花江畔國軍重要基地德惠包圍，並長驅直下，攻擊長春地區；第三路，右翼則撲向長春西北的戰略要地，岳武穆念念不忘的黃龍城——農安。國軍針對林彪這次的攻勢，分兩路予以反擊。一路以孫立人所率的新一軍為主，配合保安第三區的保安部隊，沿中長路北，與據守德惠的新一軍五十師潘裕昆部隊，內外夾攻包圍德惠的共軍。另一路，由杜聿明親自率領由陳明仁的七十一軍為主力，自農安出擊，打退共黨進攻部隊，並進而側擊德惠，策應孫立人的解圍之師，終於解除了德惠之圍。

林彪反撲松江化冰

德惠解圍後，兩路國軍繼續向北東方向掃蕩

，藉以恢復戰前態勢。新一軍佔秀水甸子、五棵樹、五家站，直抵松花江江邊。七十一軍越靠山屯，也攻到五家站，與新一軍正式會了師，並接替了新一軍防務。當新一軍鋒銳轉向他處之際，林彪秘密糾集了增援部隊，突然向五家站等地反撲，七十一軍因寡不敵眾，只得且戰且走，向農安地區退却，但七十一軍的八十八師，在同師中，蒙受了相當嚴重的損失。

這時，林彪偵知杜聿明在農安親自指揮作戰，遂傾其全部主力突然竄抵杜聿明指揮所附近，並予包圍，不分晝夜輪番猛攻。農安國軍雖拼死作戰，據守最後防線堅決不退，但因敵眾我寡乃逐漸感到難以支持，南望長春援軍久久不至，眼看着就要到緊急關頭時，伏龍泉國軍突圍撤到農安加入戰鬪，情勢才賴以緩和。杜聿明因為久等長春援軍不至，至為氣憤，時新六軍正有事於遼東半島旅順大連外圍，五十二軍亦因東邊道掃蕩戰後，正在安東地區整補，乃飛調駐守錦州的九十三軍北上增援，但兵力仍不足克制人數眾多的共黨部隊。

在此時際，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參謀長趙家驥，忽然想到利用小豐滿水力電廠十二萬五千瓩電力，溶解松花江以保衛吉林省會永吉，然後調出戍守永吉的六十軍，參加長春地區戰鬪。經與東北電力總局局長郭克悌洽詢，知這個構想可行，遂促郭克悌連夜乘飛機抵永吉，轉赴小豐滿水力發電廠。郭克悌到了小豐滿立刻督促工人，築成一個大金屬樁，沉於松花江底，通以電流，去溶解松花江的堅冰。十二萬五千瓩電力到江底，

每秒鐘可以煮沸江水百噸，於是形成一股熱流，向下游冲刷過去，將烏拉街以下，共軍越河進攻永吉必需經過的那一段松花江堅冰全部溶解。這時，鎮守永吉的第六十軍，勿需再防永吉對面共軍越河攻擊，乃大膽的攻取九台，並穿越中長鐵路指向圍攻農安地區共軍的後路。林彪在六十軍與九十三軍夾擊下，無法前後招架，乃潰退松花江北岸，農安之圍遂解，農安城也於三月五日收復。

檢討會上杜孫爭執

杜聿明對新一軍未能迅速支援農安之戰，使其幾乎淪為俘虜，頗不諒解，於是東北將帥不和的局面立刻表面化。在孫立人方面，當然他也有充份理由，因為當時在德惠解圍不久，新一軍也蒙受相當損失，況且長春外圍，有大股共軍活動，保衛長春的安全也非常重要。這次戰役結束後不久，杜聿明召開作戰檢討會議，杜對新一軍有所指責，孫立人當然有許多理由加以反駁，因而在會議上兩人發生嚴重爭執。散會後，杜立派參謀長趙家驥專機飛往南京，向最高當局，將實際情形有所報告。趙家驥自南京返瀋陽後，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遂發表孫立人調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長官，其所遺新一軍軍長一職，則由堅守德惠的新一軍五十師師長潘裕昆升任。

另據，曾在農安戰役中，揮兵收復農安的孫渡兵團九十三軍的一位團長李達人將軍來臺後，敘述杜聿明與孫立人在作戰檢討會議中，兩人嚴重爭執情形如次：「杜長官說，這次德惠解圍之

戰，如果孫軍長遵照長官部的作戰指導採取行動，則所收戰果決不止此。孫立人說，我的任務是解圍德惠，解了圍就是任務達成，至於如何行動，是我自己的事。杜長官說，因你沒有遵照作戰指導而行動，所以祇達到解圍的任務，而沒有收到殲滅敵人的效果。孫立人說，上級指揮官，祇能授予下級指揮官以任務，而不能限制其行動。杜長官由衣袋中拿出作戰綱要，朗讀總綱中一條說，軍以作戰為主，作戰以殲滅敵人為目的；並接着說，你不僅違背長官部的作戰指導，且違背了作戰原則。孫立人立刻以退席表示反對，杜長官也立即宣佈，新一軍軍長孫立人違抗命令，貽誤戎機，着即撤職，其所遺缺額由潘裕昆師長升代。

李達人將軍以上敘述中，杜聿明在作戰檢討會議上只提及德惠解圍之戰，而始終未提到農安戰役，人所皆知，杜聿明最惱怒的是在農安戰役中，他的指揮所被包圍，險作俘虜之事，而此時諱談農安，以筆者臆測，這是故意表示公而無私。

四平失陷空中鳥瞰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左右，這時正是東北共黨部隊，對東北國軍展開第五次攻勢，四平街大會戰中國軍處於最嚴重的階段。鎮守四平街的七十一軍，已失去市區十分之九土地，偏僻鐵東市區一角，陳明仁的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僅賴一手搖電訊機，與瀋陽的長官部，作着若斷若續的聯絡。記者們已經有兩三天拿不到長官部的

戰報，筆者特走訪空軍第一軍區司令張廷孟，適張廷孟外出，乃復訪問副司令易國瑞（現在臺）。在易副司令口中，得到了空軍在四平上空看到的情形為：「四平街大部市區已淪落，僅東南角一隅地在國軍據守中，仍可看出雙方作戰跡象，車站一帶火光熊熊。在四平東南地區一隅之地，因敵我犬牙交錯，空軍難於分別，只得通知國軍在房頂上放置木板作為空軍轟炸支援作戰時的辨認標識。當時易副司令雖未明言四平街之戰將如何如何，但筆者在其面部凝重表情中，已意識到戰局不樂觀。」

孫立人談解圍之策

筆者進入空軍第一軍區司令部前，曾遙見孫立人偕其隨從參謀，在鐵路賓館前廣場徘徊。大概約一個小時後，筆者訪問易副司令出來，孫立人仍站在鐵路賓館台階上作無目的的遠眺，似乎正有所思，其有所失落的情形亦不難想像。筆者乃趨前與孫立人握手接談，未數語，孫立人約筆者進入鐵路賓館二樓，他下榻的房間詳談。當年的談話距今已歷三十五年之久，但筆者記憶猶新，茲特追憶如次。

問：孫副長官已到長官部辦公了嗎？

答：我辦什麼公？我有什麼公好辦？（筆者臆測，當時長官部可能尚未給他準備辦公室，以致臨時居住於鐵路賓館。）

問：你看四平街情形如何？不知道能不能解圍，長官部已兩天未發戰報了。

答：四平街情形現在我不大清楚，我未參與指揮

，他們也根本沒有人來問我的意見。目前己不是四平街一地失與守的問題，問題是由這些無軍事常識的人來指揮作戰，不祇四平街，就是整個東北也早晚被他們斷送。

問：那麼如何可扭轉目前局勢？

答：他們在東北指揮，扭轉局勢很難，如想挽救四平街目前戰局只有一條路好走，但我說出來，杜聿明也不敢去做！就是命令長春、吉林所有部隊，現在立刻以全部力量，渡松花江去打現在是空城的哈爾濱。果能如此，四平街之圍自然可解，但我相信杜聿明絕無此膽量。

問：如這樣一來，長春、吉林等地再丟了，不更糟了嗎？

答：你這想法與杜聿明想法可能一樣，你是新聞記者，當然難怪。杜聿明一向就是這樣畏首畏尾，所以坐失許多良機。共匪戰術一向是阻援打點，他們可能留有兵力，準備阻擋長春國軍南下支援四平。但是絕對不會，而且也想不到我們長春軍隊北上去打哈爾濱；同時，國軍如去打哈爾濱，匪軍必全力去救哈爾濱，那有心還去攻長春。再者，就是長春丟了又有什麼關係，瀋陽國軍不會跟進再收復嗎？我們今天不能與共匪死拼，他們有的是人，我們需要的是戰勝而不是死拼，作戰最忌畏首畏尾。

認杜聿明指揮不當

問：通化東邊道的作戰，我們損失那麼大，真劃

不來，幹嘛在冰天雪地中，越長白山去打鴨江？

答：這完全怪杜聿明指揮不當，他那裏配作指揮官。就拿這次懷德的事來說吧！懷德位在長鐵路西側，本身無險可守，在軍事上只能作個前哨據點，而不能作為軍事基地。因此在懷德擺多了軍隊也沒有用，大股敵人來了根本無法守，所以我只在那裏擺了一排人。我告訴他們，有了情況除了立刻報告外，要看敵人來的多少，小股竄擾時當然可以就地抵抗，大股敵軍來時，放幾槍就可且戰且走，給中長鐵路上部隊一個準備時間就夠了。因為，只要公主嶺不失，以及中長鐵路不被截斷，匪軍就是拿下了懷德他們也佔不久。

杜聿明一定要我派一團人去守懷德，你知道不知道新一軍一個團裝備有多少，在戰場上擺開了，共匪一個師也非對手，但在懷德這個地方受到地形等限制就施展不開。其後，我將這個理由向杜聿明說明，他同意了，我才把這團人調回來，但是沒有幾天杜聿明忽然又叫我調過去。其後林彪對吉長地區實施第四次攻勢，我為了戰場的需要，我把這團人調到長春戰區，協助作戰。我離開新一軍，來到瀋陽後，杜聿明又把他們調回懷德，這團人好像皮球似的被踢來踢去。這次部隊剛剛調回懷德，正弄得人困馬乏，一切還未布置好，共匪趁機而來，一團全機械化部隊就白白的給共匪吃掉了。孫立人一面說着，一面把手上的白手套脫下來，狠狠的用力

向桌子上一摔說：「這真叫我心痛！新一軍的一個團多當用！就這樣給斷送了！」

橋頭堡仍旌旗飄揚

問：孫副長官，你爲什麼不把現在打哈爾濱計畫，向杜長官建議，他也許會採納。

答：杜聿明這種人有膽量去做嗎？我絕不相信，我再告訴你一個事實。在松花江北岸，中長鐵路大橋底下的陶賴昭橋頭堡，我在那裏擺了三百人，到今天他們與長春失去聯絡半年多了，可是現在還在堅守着。林彪發動第四次攻勢時，杜聿明讓我把這三百人撤到德惠，我沒有撤。我們如不想光復松花江以北地區那沒話講，如將來還想接收北部，還想拿哈爾濱，有這個橋頭堡就方便多了。將來作戰時，不知可省多少力量，可少死多少人。陶賴昭橋頭堡那裏有糧食、有彈藥、有水、有發電設備，這是日本關東軍預備和俄國人作戰，所經營的永久工事。林彪如想拿這個橋頭堡，他們非準備犧牲很多人不可，我有一萬分把握，共匪絕不會隨便去攻這個橋頭堡。（筆者按，孫立人作此談話時民國卅六年六月廿五左右，到了卅七年十月廿三日，長春淪陷時；筆者在南京看到報載，我空軍飛臨長春上空，偵察確實情況時；空軍報告，是日長春市區死寂，中央銀行建築物（國軍司令部）已看不到國旗，但松花江北岸陶賴昭橋頭堡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仍在迎風招展！）

是否有人挑撥離間

問：農安之役究竟是怎麼回事？

答：（孫立人好像不大自然，回答時亦不像對其

他問題那麼「斬釘截鐵與雄辯滔滔」，他講

了幾句，但筆者並沒捉住話的中心，祇好像

是說：「當時長春、德惠仍有共黨大部隊，

新一軍如移師農安，則長春、德惠將陷危殆等。」

問：在杜長官與孫副長官之間，是否有人在挑撥離間？

答：誰在挑撥！我知道他們在造謠，說我接近民

主同盟份子，那完全是胡說八道！

筆者看到孫立人那種氣憤的樣子，自知勸也

勸不了，乃行告辭。回首檢討卅餘年前這樁舊事

，在客觀上杜、孫兩人都有責任，但孫立人究屬

部下，以下抗上更難為人所諒解。東北國軍將帥

失和的情形，被林彪打聽得一清二楚，於是他才

敢在東北施展陸上「跳島」戰術；越農安打懷德，

越長春打四平，越四平打鐵嶺，越瀋陽打錦州，

終致糜爛了整個東北，使白山變色，黑水吞聲！

中外文庫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上、下冊合售新臺幣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海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高劍父、屈大均、羅文幹、吳鐵城、陳公博、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冊七〇元下冊七〇元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